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下

丁卯 宣宗皇帝大中元年春二月旱

上以旱故減膳徹樂出宮女縱鷹隼止營繕命盧商與御史中丞封敖疎理京城繫囚大理卿馬植奏曰官典犯贓及故殺人大赦所不免今因疎理而原之使貪吏無所懲畏死者銜冤無告恐非所以消旱災致和氣也詔兩省議之諫議大夫張鷟等言所原死罪無冤可雪恐出險僥倖之徒常思水旱為災宜如植奏詔從之以植為刑部侍郎植素以文學政事有名於時李德裕不之重及白敏中秉政凡德裕所薄者皆不次用之

質實 封敖冀州蓨人僥倖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

發明 按唐書宣宗之立亦不出武宗意而出於宦官乃大書其年號者武宗未立太子而儲位未定故也然其立也不書即位而書立其亦異於諸帝者矣

以李德裕為太子少保分司

初德裕引白敏中入翰林及德裕失勢敏中竭力排之使其黨訟德裕罪故有是命

盧商罷○以崔元式韋琮同平章事○閏月敕復廢寺

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

書法 書毀佛寺放僧尼至是不一二年耳既書度僧尼又書復廢寺綱目前書以詔此書以敕病宣宗也綱目以來書廢異教者三魏主燾誅沙門毀書像宋丙戌年周廢佛道敕毀淫祠陳甲午

年并武宗而三焉會昌五年洪䫉周皆六七年而後復其復之速未有若唐之甚者也異端撲滅之難如此可勝嘆哉

積慶太后蕭氏崩○吐蕃冦河西河東節度使王宰擊破之

吐蕃論恐熱乘武宗之喪誘党項及回鶻餘衆冦河西詔河東節度使王宰將諸軍蕃之以沙陀朱邪赤心為前鋒戰於鹽州破走之　質實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夏六月復遣使册黠戞斯可汗○以令狐綯為考功郎中知制誥

上謂白敏中曰朕昔從憲宗之喪道遇風雨百官皆散惟山陵使長而多髯攀靈駕不去誰也對曰令狐楚上曰有子乎敏中以綯對且稱其有才器上即擢綯知制誥問以元和故事綯條對甚悉上悅遂有大用之意 集覽 令狐綯令狐複姓也令音零綯音桃 質實 令狐綯華原人楚之子

秋八月李回罷○葬貞獻皇后○作雍和殿

上敦睦兄弟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置酒作樂擊毬盡歡諸王有疾常親至卧内存問憂形於色

冬十二月貶李德裕為潮州司馬

吳汝納訟其弟湘罪不至死為李德裕所枉殺御史鞫之再貶德裕 質實 吳汝納貴溪人潮州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

復增州縣官三百八十三員

書法 書復可也書增何譏也凡增者不宜增者也德裕省冗官未見有缺事者大中君臣動欲反之謂之何哉綱目書曰復增深譏之也

戊辰 二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貶丁柔立為南陽尉

初李德裕執政有薦丁柔立清直可任諫官者德裕不能用至是為右補闕上疏訟德裕寃坐阿附貶胡氏曰宰相行私必不能表正百官人君行私又何以責望宰相故公者君相之要道也李德裕政事公私參半是非莫掩宣宗去其非取其是則公道得矣乃又以好惡偏黨勝之故雖竄德裕而人終不服也丁柔立必克己正心之人也使宣宗而留意公道則柔立正可奬用者乃不能然是自為循私也欲臣子之

奉公質實南陽縣名注見周難矣

赧王十七年宂

書法柔立、向德裕所棄也是時務反德裕柔立於此獨能為德裕訟寃可謂至公矣敏中以私害公從而貶之非也故書譏之

黠戞斯攻室韋大破之

回鶻遏捻可汗日益耗散所存貴臣以下不滿五百人依於室韋使者入賀正過幽州張仲武使歸取遏捻等遏捻聞之夜與妻子九騎西走室韋分其餘衆黠戞斯帥諸胡兵取之、大破室韋悉收回鶻餘衆歸磧北

質實幽州注見高祖武德四年

二月以令狐綯為翰林學士

上嘗以太宗所撰金鏡授絢使讀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止之曰凡求致太平當以此言為首又書貞觀政要於屏風每正色拱手而讀之上欲知百官名數絢曰六品以下吏部注擬五品以上政府制授各有籍命曰具員上命宰相作具員御覽五卷寘於案上 集覽 金鏡書名 金鏡錄

作五王院

上欲作五王院以處皇子之幼者召術士柴嶽明使相其地嶽明對曰臣庶遷徙不常故有禍福之說陰陽書本不言帝王家也

上善其言賜以束帛

夏五月朔日食質實 日食注見新莽天鳳元年 ○崔元式罷以周墀馬植同平章事

初琿為義成節度使辟韋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琿愕然澳曰官賞刑罰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琿深然之

貿實 義成節度注見

懿宗咸通十年韋澳京兆人貫之之子

太皇太后郭氏暴崩于興慶宮考異

據胡氏管見當書帝弒太皇太后郭氏于興慶宮以著宣宗弒嫡母之罪且宣宗不以祔葬配饗則其弒明矣況後魏廢后高氏暴卒綱目特書胡太后弒則此亦當書弒

初憲宗之崩上疑郭太后預其謀又鄭太后本郭太后侍兒有宿怨故上即位待郭太后禮殊薄郭太后意怏怏一日登勤政樓欲自隕上聞之大怒是夕暴崩外人頗有異論上不欲以郭后附葬憲宗有司請

葬崇陵外園禮院檢討官王皡奏宜合葬祔廟上大怒曰敏中召皡詰之皡曰太皇太后汾陽王之孫憲宗在東宮為正妃母天下歷五朝豈得以曖昧之事遽廢正嫡之禮乎敏中怒甚皡氣愈厲周墀見之舉手加額歎其孤直皡竟坐貶句容令胡氏曰古聖人之重嫡妾之辨以人道尊其父也父之妾猶父之僕也吾之母則父之敵體也舉父妾儕之母而可則崇父之僕而儕諸父而可乎故孔子作春秋凡以私恩崇其所生必加譏貶以示嫡妾之必不可紊其為後世法戒深矣今宣宗嫡母無恙遽奉侍兒比肩寢極而又鐫削儀數親行弒逆此豈人理哉設使太后得罪先帝臣子猶無貶黜之禮況過失不聞徒以曖昧之說加之乎是宜革前史疑似之言正名宣宗弒母之罪使知大惡之不可以小善掩嫡母之不可以妾安黜雖獲罪於君子而不辭也

質實

興慶宮注見玄宗開元二年快

快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年勤政

後注見玄宗開元二年景陵憲宗之墓注見元和十五年東宮注見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句容縣名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

書法

暴崩何弒也故地異其文者異其事也於是宣宗之惡微而顯矣

發明

郭后憲宗之元妃穆宗之嫡出敬宗文宗武宗之祖母歷五朝母儀天下宣宗初政未有令善乃以庶子弒其嫡母是尚可以君天下乎曰然則何以不書弒曰陳弘志之逆憲宗以暴崩於中和殿書之今郭后亦以暴崩于興慶宮書之其書法先後如一則弒逆明矣然憲宗先已屬疾故逆黨尚可隱諱遷就其說至於郭后則素無疾恙一日恚欲自殞宣宗遽加震怒而是夕暴崩其為弒逆尤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凡以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弒則書地暴崩則書地皆以著其實也

宣宗以庶孽奪嫡自以爲憲宗之子下視穆敬文武四朝既定太廟爲九代十一室又以諛臣之言欲遷穆敬文武出廟其傲慢不恭何所不有宜其凌虐嫡母親行弑逆略不顧忌然猶隱諱其說文欺天下故綱目亦以待陳弘志者待之耳或曰隋煬之逆何以直書曰楊廣之事隱矣隋文有疾卧與百官辭訣天下皆知其以疾終故綱目發其弑逆以正廣之罪也若憲宗及郭后之事左驗甚明故反書暴崩以著其欺世之罪又以見當時臣子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曲爲陳弘志光王怡而諱其大惡也或者又曰郭后之事先儒胡氏既已正其弑逆之名何待詳辯而後知之曰先儒雖能言其弑逆而不言其所以弑逆與隋煬之事皆然是猶加人以罪而不發其罪惡之實亦恐未必服辜此臣所以詳考顛末力致其辯以正夫人之罪亦所以發明綱目書法之意也觀者試思之宣宗

先名怡

秋九月貶李德裕為崖州司户質實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

○以石雄為神武統軍

雄詣政府自陳黑山烏嶺之功求一鎮以終老執政以雄李德裕所薦除神武統軍雄快快而薨質實黑山烏嶺之功事在武宗會昌三年

書法書恐敏中也德裕之政私喜怒未免也起用馬植可矣有功如雄徒以德裕所薦必痛抑之謂之何哉綱目不書馬植刑部侍郎而書以石雄為神武統軍舉其甚者也

冬十一月萬壽公主適起居郎鄭顥考異萬上漏以字

顥以文雅著稱公主上之愛女故選尚之舊例以銀裝車上曰吾欲以儉約化天下當自親者始今依外命婦以銅裝車仍詔公主執婦禮皆如臣庶之法戒以毋得輕夫族預時事顥弟顗嘗得危疾上遣使視之還問公主何在曰在慈恩寺觀戲場上怒歎曰我怪士大夫家不欲與我家為昏良有以也亟召公主責之曰豈有小郎病不往省視乃觀戲乎由是貴戚皆守禮法如衣冠之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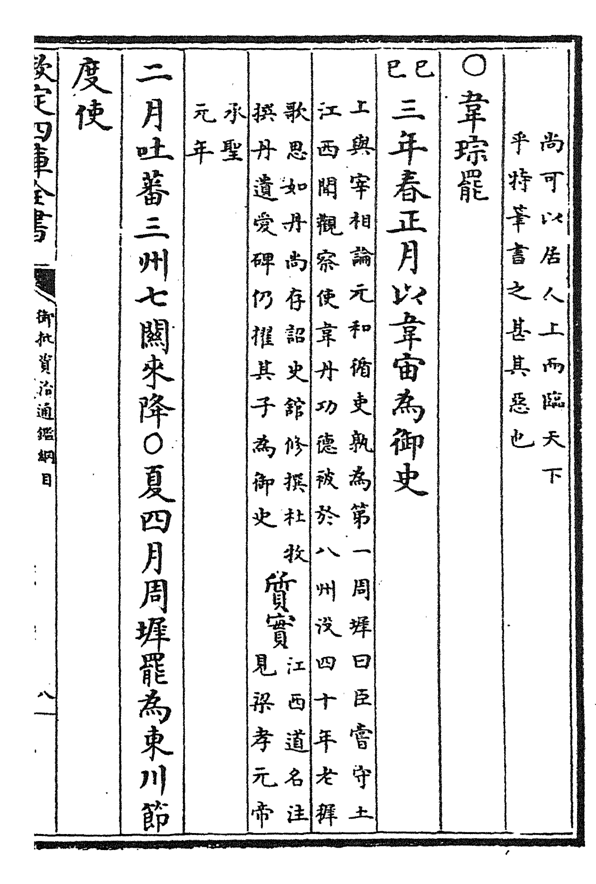
集覽外命婦諸臣之妻有七階淑人碩人令人恭人宜人安人孺人

質實一統志云萬壽縣名唐初分江津縣地置之初名萬春後改萬壽宋末併入江津故城在重慶府縣西鄭顥祗德之子慈恩寺在西安府城南曲江池側唐高宗為文德皇后建

葬懿安皇后於景陵之側

書法后葬不書地合葬也此書景陵之側何非地也景陵是也不合葬而於其側則非矣綱目祔非其人書地葬非其所書地名非其名書地漢哀傳太后謂陵元壽元年唐武乾陵神武二年非其人也漢宣許后杜陵南園本始三年桓梁后懿陵延熹二年唐郭太后景陵之側非其地也是年漢和梁太后西陵永元九年桓匽氏博陵元嘉二年非其名也書葬於景陵景陵之側而宣宗之惡亦不可揜矣然則景陵之側一也葬孝明皇后則昌為不書懿宗咸通七年非嫡宜也故不書綱目之筆削審矣哉終綱目后葬書地七舍是無書地者矣

發明綱目凡葬后皆不地而此獨書其地者所以著時君加恕削其合葬祔廟之儀耳夫以嫡母之重既裁損其奉養之禮從而殆之今又削其葬禮此與季孫意如絶昭公兆域何異所為若此



尚可以居人上而臨天下
平特筆書之甚其惡也

○韋琮罷

己巳三年春正月以韋宙為御史

上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墀曰臣嘗守土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尚存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為御史

質實　江西道名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

二月吐蕃三州七關來降○夏四月周墀罷為東川節度使

王宰入朝以貨結貴倖求以使相領宣武周墀上疏論之宰遂還鎮駙馬都尉韋讓求為京兆尹墀言京兆尹非才望不可為讓議竟寢墀又諫上開邊忤旨遂罷翰林學士鄭顥言於上曰周墀以直言入相亦以直言罷上深感悟加檢校右僕射集覽使相領宣武唐制節度使兼平章事號使相宣武藩鎮名也質實東川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八年梓潼京兆尹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

以崔鉉魏扶同平章事○盧龍節度使張仲武卒質實盧龍節度注見漢武帝元朔二年肥如子直方為留後

五月武寧軍亂逐其節度使李廓詔以盧弘止代之

李廓在鎮不治右補闕鄭魯上言其狀且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速命良帥救此一方上未之省徐州果亂逐廓上思魯言擢為起居舍人以盧弘止為節度使武寧士卒素驕有銀刀都尤甚屢逐主帥弘止至鎮都虞侯胡慶方復謀作亂弘止誅之撫循其餘訓以忠義軍府遂安

集覽 銀刀都都猶部也號曰銀刀

質實 徐州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六月以張直方為盧龍節度使○秋七月克復河湟

涇原節度使康季榮取原州及六關靈武節度使朱叔明取安樂州邠寧節度使張君緒取蕭關八月改長樂州為威州河隴老幼千餘人詣闕上御延喜門樓見之歡呼舞躍解胡服襲冠帶詔募百姓墾闢三州七關土田五年不收租稅將吏能為營田者官給牛及種糧溫池鹽利委度支制置戍卒倍給衣糧二

年一代餘沒蕃州縣亦令量力收復質實涇原節度注見宋文帝元嘉七年平涼原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六年高平六關注同七關靈武節度注見太宗貞觀二十年安樂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鳴沙蕭關注見漢文帝十四年威州注見中宗神龍二年鳴沙七關謂木峽石門驛藏制勝石峽水靖六盤等關皆唐時所置故址在平涼府鎮原縣西南境內温池縣名唐初所置屬靈州後改屬威州故城在寧夏中衛境內鹽利按一統志寧夏衛有大小二鹽池大鹽池在衛城北四百里小鹽池在衛城東南二百七十一里其鹽皆不假人力自然凝結此為河朔之鹽利也

冬十月改備邊庫為延資庫○取維州質實維州注見代宗大歷十四年○閏十一月加順宗憲宗諡號

宰相以克復河湟請上尊號上曰憲宗嘗有志復河湟未遂而崩今乃克成先志耳其議加順憲二廟尊謚以昭功烈

張直方歸京師

直方暴忍喜遊獵軍中將作亂直方知之舉族逃歸京師軍中推牙將周綝為留後

李德裕卒

范氏曰裴度李德裕皆有功烈為唐賢相大中以後無能繼之者德裕才優於度而德器不及也蓋度不為黨而德裕為黨是以度雖為小人所傾而能以功名終德裕一失勢而斥死海上也雖牛僧孺之黨多小人德裕之黨多君子然其因私以害公挾勢以報怨則一而已矣惟天吏可以伐燕德裕自為朋黨而

欲破朋黨此以燕伐燕也孔子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難矣又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德裕克伐怨欲必行焉矜而爭羣而黨其能免乎

集覽　惟天吏可以伐燕公孫丑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孟子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注天吏天所使者謂王者得天意者也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今齊之政猶燕政也又非天吏我何為勸乎

書法　崖州司戶也不書何削之也黨禍不解德裕與有責焉

庚午　四年夏四月貶馬植為常州刺史

上之立也中尉馬元贄有力焉由是有寵植與之叙宗姓上賜元贄寶帶元贄以遺植植服之以朝上見而識之收其親吏鞫之盡得交通之狀故貶之

質實　常州注見隋煬帝大業十二年毘陵

發明宰相而與中人交通貶之誠是也然貶止宰相而中人無預毋乃頗乎此綱目所以止書貶馬植而不及元贄者也

六月魏扶卒以崔龜從同平章事○秋八月盧龍節度使周綝卒軍中推張允伸為留後○九月貶孔温裕為柳州司馬

党項為邊患發兵討之連年無功補闕孔温裕上疏切諫上怒貶之温裕戣之子也既而戣弟子吏部侍郎温業亦求補外白敏中謂同列曰我輩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

質實柳州注見中宗嗣聖元年孔温裕冀州人先聖三十九世孫

吐蕃論恐熱擊尚婢婢遂掠河西

論恐熱擊尚婢婢婢婢拒之不利糧乏留拓跋懷光守鄯州帥部落就水草於甘州西恐熱自將追之大掠河西八州五千里間亦地殆盡

質實　鄯州注見漢宣帝元康四年湟中甘州注見晉安帝隆安元年張掖河西郡名注見漢安帝元初元年

冬十月以令狐綯同平章事

辛未　五年春二月沙州降

質實　沙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燉煌

○以裴休為鹽鐵轉運使

自太和以來歲運江淮米不過四十萬斛吏卒侵盜沈舟達渭倉者什不三四大墮劉晏之法休窮究其

奬立漕法十條歲運百二十萬斛集覽沈舟沈直禁反侵盜其米故沈其舟於水中質實太和文宗年號

以李福爲夏綏節度使

上頗知党項之反由邊帥利其羊馬數欺奪誅殺之自是繼選儒臣以代邊帥之貪暴者行日復面加戒勵党項遂安質實夏綏二州名夏注見漢武帝元朔元年朔方綏注見周顯王三十六年党項西羌種名注見陳後主至德四年

三月以白敏中充招討党項都統制置使

上以党項久未平頗厭用兵崔鉉建議宜遣大臣鎮撫乃以白敏中爲制置使初上令敏中爲萬壽公主

選佳壻敏中薦鄭顥時顥已約昏盧氏甚銜之由是數毁敏中敏中將赴鎮言於上曰鄭顥不樂尚主怨臣入骨髓今臣出外顥必中傷臣死無日矣上曰朕知之久矣命左右於禁中取小柽函以授敏中曰此皆鄭郎譖卿之書也朕若信之豈任卿以至今日敏中遂行軍於寧州定遠城使史元破党項九千餘帳敏中奏党項平詔南山党項猶行鈔掠宜於銀夏境内授以閑田或復入山林不受教令則誅討無赦若邊將貪鄙致其怨叛當先罪邊將後討冠虜南山党項尋亦請降赦之

集覽 小柽函柽木葉細如絲似栢而香用為小函以藏書也詩皇矣篇其柽其椐注柽牧丁反疏云河旁赤莖小楊也段成式云赤白柽出涼州通志云材可卷盤石

質實 定遠城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南山有二處一在慶陽府合水縣治南一在文縣守禦千戶所治南清水江遶其下未知孰是智者察焉鈔掠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

綏夏二州名注見明宗長興三年

夏五月吐蕃論恐熱入朝

恐熱殘虐所部多叛恐熱勢孤乃揚言曰吾今入朝借兵於唐來誅不服者至是入朝求為河渭節度使上不許召對遣還恐熱怏怏而去衆稍散纔有二百餘人奔于廓州【質實】河渭二州名河注見晉穆帝永和元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廓州注見晉穆帝永嘉四年崞縣

【書法】自貞觀書結骨俟利發入朝二十三年至此近二百年無書蠻夷入朝者於是復見雖其計窮出此非真慕義然華夏之氣庶幾少振矣故書

冬十月以魏謩同平章事

詩上春秋已高未立太子羣臣莫敢言暮入謝因言今海內無事惟未建儲副使正人輔導臣竊以為憂且泣時人重之

以白敏中為邠寧節度使〇十一月以張義潮為歸義節度使

先是義潮以沙州降發兵畧定其旁瓜伊西甘肅蘭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義澤奉圖籍入見於是河湟之地盡入于唐詔置歸義軍於沙州以義潮鎮之

質實

瓜伊西甘肅鄯河岷廓十州瓜注見莊宗同光二年伊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五年伊吾西注見齊明帝建武四年高昌肅注見漢武帝元朔三年酒泉蘭注見太宗貞觀八年岷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臨洮

崔龜從罷

壬申 六年春二月雞山群盜寇掠果州刺史王贄弘討平之

初蓬果群盜依阻雞山寇掠三州詔果州刺史王贄弘討之山南西道亦奏巴南妖賊言辭悖慢上怒甚崔鉉曰此皆陛下赤子迫於饑寒盜弄兵於谿谷間不足辱大軍但遣一使者可平矣乃遣京兆少尹劉潼招諭之潼言使之歸命其勢甚易所慮者武臣恥不戰之功議者責欲速之效耳潼至山中盜彎弓待之潼直前曰我面受詔赦汝罪使汝復為平人汝真欲反可射我賊皆投弓列拜請降潼歸館而贄弘引兵已至山下竟擊滅之胡氏曰崔鉉請遣使劉潼請説降皆未嘗得可報則宜再請以為必欲用兵當俟

招諭不從乃進耳今不俟可報而潼遠行羣盜既降乃復滅之此韓信不顧酈生李靖不恤唐儉狙詐僥倖之計聖人所謂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者也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豈可損朝廷威命愚以為非矣處已處人一也將帥伏國威命豈有置之失信之地而可乎

集覽 韓信不顧酈生漢高時酈食其說齊王田横下之韓信乃夜襲齊横以為酈生賣已遂烹之李靖不恤唐儉唐太宗遣唐儉詣突厥頡利使歸款頡利許之李靖因襲破頡利儉脫身還李文饒又引以為例曰止可令王宰失信事在武宗會昌四年

質實 蓬果二州名蓬注見肅宗上元二年果注見玄宗開元二年難山未詳處所山南西道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巴南巴州之南注見梁武帝天監四年狙詐注見宋孝武大明二年朝三暮四

三月詔大將軍鄭光賜莊免稅役尋罷之

敕先賜鄭光鄠縣等莊並免稅役中書門下奏稅役之法天下皆同鄭光獨免似乖法意敕曰朕以鄭光元舅初不細思親戚之間人所難議卿等苟非愛我豈進嘉言庶事能盡如斯天下何憂不理有始有卒當共守之（質實）鄠縣注見漢桓帝延熹七年並依所奏

書法 鄭光何母舅也於是尋罷之矣何以書譏也嫡母崇弒而妾母是崇雖罷之猶譏也

發明 唐興至是凡十六君豈無元舅未有賜莊免其稅役者宣宗崇奉妾母恩禮備至其如嫡母何哉雖曰罷之亦識之也

夏六月以畢諴為邠寧節度使

党項復擾邊上欲擇帥而難其人從容與翰林畢誠論邊事誠援古據今具陳方畧上悅曰不意頗牧近在禁庭卿其為朕行乎誠欣然奉命集覽頗牧廉頗李牧皆戰國時趙之良將質實從容注見秦二世三年畢誠偃師人構從曾孫

閏月以盧鈞為河東節度使

河東節度使李業縱吏民侵掠雜虜由是北邊擾動詔以鈞代之業內有所恃人莫敢言魏謩獨請貶黜上不許鈞奏韋宙為副使遣詣塞下諭以禍福禁其侵掠雜虜遂安掌書記李璋杖一牙職明日牙將百餘人訴於鈞鈞杖其為首者謫戍外鎮曰邊鎮百餘人無故横訴不可不抑也

秋八月以裴休同平章事○冬十月畢誠招諭党項降

之〇十二月復禁私度僧尼

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温飽而羣僧安坐華屋美衣精饌率以十户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髮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户始得蘇息也陛下即位以來修復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奈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以息肩也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羣下莫不奔走恐財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於撙節仍禁私度僧尼從之胡氏曰論事於人主必陳其治亂之本原辯之而明猶或藐藐其聽若徒言末流之害固宜不納若孫樵之論復僧修寺是也使佛教有益於生人雖以百七十萬户養十萬僧誠不足愛何者所貴者財力而所資者善道而孟子所謂有功可食者也惟其殄滅彝倫戕敗人理故雖使吸風飲露巢居野處猶將廢之況

華屋精餙以養惰遊乎此自聖帝明王之所必除豈繫於武宗之舉措之是非哉以此言之則庶乎其有感矣

集覽 髮十七萬僧令僧長髮為民也有功可食孟子曰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食音似詳見滕文下

質實 進士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陛下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書法 前書復度僧尼譏也此書復禁羨之歎禁私度耳非罷也遂懿宗而書置戒壇度僧尼矣終綱目書禁私度僧尼二是年五代乙卯年周

發明 凡天下之事不顧理之是非惟欲反前人之所為則亦未有不復其初者如宣宗復禁私度僧尼之類是也據事直書而理自明

癸酉 **七年夏四月定杖笞法**

敕自今法司處罪用常行杖杖脊一折法杖十杖臀一折笞五

冬十二月以鄭光為右羽林統軍

上事鄭太后甚謹不居別宮朝夕奉養鄭光鎮河中入朝上與論政光對鄙淺上不悅留為統軍太后數言其貧上輙厚賜金帛終不復任以民官胡氏曰孝者人君之盛德也宣宗能之可不謂賢乎然緘其嫡母不自知其罪惡之大也而區區焉妾母是孝所謂計本遺末飾小善害大德豈所以為孝乎

質實

河中府名注見周赧王十二年蒲坂

度支奏歲入之數

錢九百二十五萬緡內五百五十萬緡租稅八十二萬餘緡榷酤二百七十八萬餘緡鹽利

質實

榷酤注見漢武帝天漢三年

甲戌八年春正月朔日食罷元會

初左補闕趙璘請罷元會止御宣政宰相曰天下無事元會大禮不可罷也上曰近華州有賊關中少雪皆朕之憂何謂無事雖宣政亦不可御也

質實　宣政殿名注見憲宗元和十四年華州注見玄宗開元十一年關中注同上年京兆

書法　日食三朝大變也宣宗於此猶知一罷元會蓋庶幾焉故書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而食於三朝二十八詳周安王二十年又漢惠帝七年惟此書罷元會他無聞焉然則雖大變也世主之玩視者多矣

發明日食正日此天下大變也自興慶宮之禍至是七年矣天道一變故特以是警告之又七年而咸通改元裘甫唱亂自是盜賊横行唐室遂滅孰謂果無天道乎即綱目之所書驗大中之終始識者可以觀矣

二月以牛叢為睦州刺史

質實 睦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

中書門下奏諫官闕員請補上曰諫官要在舉職不必人多如張道符牛叢趙璘輩數人使朕日聞所未聞足矣久之叢出為刺史入謝上賜之紫叢曰臣所服緋刺史所借也上遽曰且賜緋上重惜服章有司常具緋紫衣數襲從行以備賞賜或半歲不用其一故當時以緋紫為榮上重翰林學士然遷官必校歲月以為不可以

集覽 舉職舉稱也記明堂位官爵私近臣也曰各揚其職注揚舉也

秋九月以高少逸爲陝虢觀察使

有敕使過硖石怒餅黑鞭驛吏見血少逸以聞上責敕使謫配恭陵其後上召翰林學士韋澳并左右問之曰近日内侍權勢如何對曰陛下威斷非前朝之比上閉目摇首曰全未全未尚畏之在策將安出對曰若與外廷議之恐有太和之變不若就其中擇有才識者與之謀上曰此乃末策朕已試之矣自衣緋以下皆感恩纔衣紫則相與爲一矣上又與令狐綯謀盡誅宦官綯恐濫及無辜密奏曰但有罪勿捨有闕勿補自然漸耗至於盡矣宦者竊見其奏由是益與朝士相惡南北司如水火矣胡氏曰韋澳之謀非末策也昔李德裕與樞密議約敕監軍於是師出有功故知裁制中臣就其中擇忠智者與之謀其處之未必不善於外廷所爲也弘逸李陵方奉陳王而士良弘志已立武宗歸長公孺方立夔王而元實宗實

乃推戴懿宗宣宗乃曰比衣紫則相與為一何其近而不能察也令孤綯之意亦善而不面陳之乃露諸奏牘易所以有不出戶庭之戒歟

集覽南北司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南北牙弘逸劉季棱薛士良仇弘志魚歸長王公孺馬元贄万宗實王

質實硤石山名注見晉孝武太元元年太和之變事在文宗太和九年陝虢二州名陝注見周顯王四十五年虢注見宋文帝元嘉十二年𦵏

冬十月以李行言為海州刺史質實海州注見秦二世二年郯

上獵於苑北遇樵夫問其縣令為誰曰李行言為政如何曰性執有彊盜數人匿軍家索之竟不與盡殺之上歸帖其名於寢殿之柱及除刺史入謝上賜之金紫取帖示之

詔雪王涯賈餗等

上以甘露之變惟李訓鄭注當死餘人無罪詔雪其寃　集覽　甘露之變在文宗太和九年

乙亥　九年春正月成德節度使王元逵卒軍中立其子紹鼎為留後賞　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二月以李君奭為懷州刺史

初上校獵渭上有父老十數聚於佛祠上問之對曰醴泉百姓也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滿當罷詣府乞留故此祈佛冀諧所願耳及懷州刺史闕上手筆除君奭上聰察彊記天下奏獄吏卒姓名一覽皆記之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上怒推按譴罰之嘗密令翰林學士韋澳纂次州縣境土風物及諸利害為一書號曰處分語他日鄧州刺史薛弘宗入謝出謂澳曰上處分本州事驚人澳詢之皆

處分語中事也范氏曰宣宗抉擿細微以驚服其羣下小過必罰而大綱不舉欲以一人之智周天下之務而不能與賢人共天職也譬如廉刻之吏謹治簿書期會而不知為政特一縣令才耳豈人君之德哉

集覽抉擿抉一決反挑也擿與擿通他歷反動發之也簿書期會簿書謂簿籍文書也期會猶程限也

質實謂上渭渭水之上注見漢高帝五年醴泉縣名注見中宗嗣聖七年鄧州注見周赧王十四年

稚。

夏閏四月詔州縣作差科簿

詔以州縣差役不均自今每縣據人貧富及役輕重作簿送刺史檢署訖鏁於令廳每有役事委令據簿輪差

秋七月浙東軍亂逐觀察使李訥

訥性卞急遇將卒不以禮故亂作 質實浙東軍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

崔鉉罷為淮南節度使

淮南饑民多流亡節度使杜悰荒於遊宴政事不治上聞之罷悰以鉉代之

九月貶李訥為朗州刺史杖監軍王宗景配恭陵

詔自今戎臣失律并坐監軍 集覽戎臣失律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程氏附錄曰律有二義有出師不以義者有行師而無號令節制者皆失律也又注見漢武帝元光元年師出以律否臧凶 質實朗州注見漢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武陵

書法 宣宗威攝閹豎於是監軍始有書杖配者終綱目宦官書杖一而已

冬十一月以柳仲郢為鹽鐵轉運使

有醫工劉集交通禁中上敕鹽鐵補場官仲郢上言醫工術精宜補醫官若委務銅鹽何以課其殿最且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親上遽賜絹遣之他日見仲郢勞之曰卿論劉集事甚佳工嘗有疾醫工梁新治之良已自陳求官但一月給錢三百緡而已

質實 殿最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課殿

十二月貶康季榮為夔州長史

質實 夔州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

季榮前為涇原節度使擅用官錢事覺請以家財償之上曰季榮有河湟功許之給事中封還敕書諫官亦上言乃貶之

以鄭祗德爲賓客分司

江西觀察使鄭祗德以其子顥尚主通顯固求散地從之

丙子十年春正月以鄭朗同平章事○夏五月以韋澳爲京兆尹

澳爲人公直既視事豪貴歛手鄭光莊吏恣横積年租稅不入澳執而械之具奏其狀欲寘於法上曰鄭光甚愛之何如對曰如此則是陛下之法獨行於貧戶耳臣不敢奉詔上曰然則痛杖而貸其死可乎澳歸即杖之督租數百斛足乃釋

六月裴休罷爲宣武節度使

初上命休極言時事休請早建太子上曰若建太子則朕遂為閒人休不敢復言以疾辭倅從之胡氏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之論一何異哉蓋以大利為心至乃靳於其子故雖賞罰嚴必措時康定而器局褊促無人君偉然之度矣然裴休既發其端當卒其說使以帝所目覩文宗武宗之事為戒則宣宗亦必惕然而省矣

冬十月以鄭顥為秘書監

顥營求作相甚切其父祇德聞之與書曰聞汝已判戶部是吾必死之年又聞欲求宰相是吾必死之日也顥懼表辭從之

十一月冊回鶻為懷建可汗

先是詔以回鶻有功於國世為婚姻會昌姦臣遽加殄滅近聞已庬歷今為可汗尚寓安西俟歸牙帳當加冊命至是回鶻遣使入貢冊拜可汗

集覽 已庬歷懷建可汗名

質實 會昌武宗年號安西鎮名注見高宗永淳元年

詔議遷穆宗以下出太廟

吏部尚書李景讓上言穆宗乃陛下兄敬宗文宗武宗乃兄之子陛下拜兄尚可拜姪可乎宜遷四主出太廟還代宗以下入廟詔百官議不決而止時人以是薄景讓

書法 於是議不決止矣則其書何譏也宣宗秖其嫡母則薄於穆宗以下宜矣故雖景讓建議之法而綱目特書詔議所以誅宣宗之心也

發明　昔魯人逆祀春秋譏之然猶未至於遷出廟也今唐主自以為憲宗之子方且下視穆敬文武而謂臣如李景讓者又從而逢其惡故雖議終不決而綱目亦必直書以貶之也夫唐主歷事四朝親為之臣今乃欲出其廟主則其肆行不道為可知矣況郭后區區深宮一婦人復何所憚宜其親行弑逆而不顧也噫

以崔慎由同平章事

上命相左右無知者前此令樞密宣旨以蕭鄴為相樞密使王歸長等覆奏鄴所判度支應罷否上以為歸長等佑之即手書慎由名付學士院云仍罷判度支范氏曰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既以為可則用之而不疑矣二使之請亦有司之常職也何疑而遽易之宣宗以此為明防其群下知臣之道

其不然乎集覽前此謂此一日前二使王歸長馬公孺質實堯舜疇咨四岳詢謀僉諧而後用人大抵詳見虞書二典

詔內園使李敬實剝色配南牙

內園使李敬實遇鄭朗不避馬朗奏之上責敬實對曰供奉官例不避上曰汝銜敕命橫絕可也豈得私出而不避宰相乎命剝色配南牙集覽剝色內侍有衣黃衣綠衣緋衣紫者剝色謂剝降服色而配役質實南牙注見中宗嗣聖十四年

丁丑十一年春正月以韋澳為河陽節度使

澳嘗奏事上欲以澳判戶部以心力衰耗難處繁劇為辭上不悅及歸其甥柳玭尤之澳曰主上不與宰

輔僉議私欲用我人必謂我以他岐得之何以自明且爾知時事浸不佳乎由吾曹貪名位所致耳遂出鎮河陽玭仲郢之子也胡氏曰韋澳可謂見得思義者矣人臣必以君父親擢為榮人主必欲以出於已意為親非也百官必欲由宰輔薦達宰輔必欲使歸恩於我亦非也惟其公而已矣天下人才之衆非宰輔旁招廣引人主安得而知之至於耳目之官喉舌之任股肱心膂之寄非人主精别賢者舉以自近則必有比黨阿私之患矣 集覽 他岐注見漢桓帝元嘉元年岐路 質實 柳玭華原人

二月魏謩罷為西川節度使

上樂聞規諫凡諫官論事門下封駁苟合於理多屈意從之得大臣章疏必焚香盥手而讀之嘗欲幸華清宮諫官論之上為之止謩為相每議事正言無所避上每歎曰謩綽有祖風我心重之然竟以剛直為

令狐綯所封駁注見文宗太和八年華清宮注
忌而出之質實見玄宗天寶六載西川節度注見晉
武帝泰始
八年益州

秋七月以蕭鄴同平章事○流祝漢貞於天德軍

教坊使祝漢貞滑稽敏給寵冠諸優一日抵掌詼諧
頗及外事上正色謂曰我畜養爾曹止供戲笑耳豈
得輒預朝政耶會其子坐贓流之樂工羅程善琵琶
有寵殺人繫獄衆工為請曰程負陛下萬死然臣等
惜其絕藝不復得奉宴遊矣上曰汝曹所惜
者羅程藝朕所惜者高祖太宗法竟杖殺之集覽滑稽
史記滑稽傳索隱注滑音骨亂也稽音雞同也言辯
捷之人言非若是言是若非能亂同異也貢父曰滑
亂稽疑也轉利之稱臣瓚曰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
考校也離騷經卜居篇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晦庵

集注云滑滑稽圓轉貌揚雄酒賦鴟夷滑稽顔師古曰滑稽圓轉縱捨無窮之狀詼諧詼譏戲也諧合和也

質實琵琶樂器注見隋文帝開皇九年

八月成德軍節度使王紹鼎薨軍中立其弟紹懿考異

提要薨作卒質實成德軍注見漢光當從提要武建武九年常山○冬十月以尚延

心為河渭都遊奕使

先是吐蕃酋長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來降秦成防禦使李承勛利其羊馬誘之入居秦州之西謀盡掠其財延心知之謂承勛曰延心欲入見天子請盡帥部衆分徙內地使西邉永無揚塵之警但惜秦州無所復恃耳承勛嘿然明日諸將皆曰明公首開營田置使府擁萬兵仰給度支將士無戰守之勞有耕

市之利若從延心之謀則西陲無事朝廷必罷府省戍還以秦州隸鳳翔吾屬無所復望矣承勛以為然即奏延心為河渭都遊奕使使統其衆居之

質實　吐蕃西羌種名注見太宗貞觀八年酋長注見漢帝玄更始二年酋豪河渭二州名河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四年渭注見漢後主建興六年秦成二州名秦注見漢光武建武元年天水成注見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下辯

鄭朗罷○遣使迎道士軒轅集於羅浮山

上好神仙迎軒轅集至長安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大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乃遣之

集覽　軒轅集軒轅道士複姓集名也羅浮山在廣州南海縣南山有洞通句曲又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裴淵廣州記云羅浮者二山之總名在增城博羅二縣之境本名蓬萊山

一峯在海中與羅山合因名焉

質實 一統志云羅浮山在惠州府博羅縣西北三十里即道書十大洞天之一昔有山浮海而來傅於羅山合而為一故曰羅浮又曰博羅南越志山高三千六百丈周回三百餘里嶺十五峯三十二其峯之秀者曰飛雲玉鵝麻姑仙女會真會仙錦繡玳瑁洞之幽者曰金沙石臼朱明黃龍朱陵黃猿水簾蝴蝶大小二石樓登之可望滄海樓前一石門方廣可容几席二山相接處有石磴伏如橋梁名曰鐵橋橋端兩石柱亦曰鐵柱人跡罕到又有跳魚石伏虎石阿耨池夜樂池卓錫泉皆茲山之奇勝軒轅集博羅人隱居羅浮山長安縣名注見漢惠帝五年

書法 書道士多矣綱目取二人焉司馬承禎軒轅集是也承禎不書道士予之也集亦在所予者則其書道士何為迎之書也終綱目聘召書迎五申公龔勝耿況周息元軒轅集自漢以前所迎

者賢士也由唐而後所迎者道士也世主之好尚可見矣

戊寅十二年春正月以王式為安南都護

式有才畧至安南樹芀木為柵深塹其外冦不能冐選教士卒甚鋭頃之南蠻大至去城半日式意思安閑遣譯喻之中其要害蠻夜引去都校羅行恭久専府政麾下精兵二千都護中軍纔羸兵數百式杖而黜之

集覽安南唐以嶺南地分五管曰廣曰桂曰容曰邕曰安南樹芀木為柵樹上聲扶樹植之也柵寨柵也編立水為之芀字初疑是木名遂檢通鑑釋文唯注芀音調更無訓解又檢韻會注芀田聊反說文葦華也案爾雅葦醜芀注其類皆有芀秀醜即類也是知芀與木為兩物夾雜樹之為柵耳然舊書皆無解者未敢便執此說為是近讀戰國策見張孟談對趙襄子曰臣聞董閼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宫之

垣皆以荻蒿苦蓳墻之其高至丈餘其堅則簡篛之勁不能過也注荻萑葦屬爾雅繫醜荻為蒿苦蓋也楚荆也以是四物為墻馬始信芀非木名可以為柵無疑矣苫詩廉反蓋音盍萑音丸深塹為句深浚之也塹遶城水也字或作壍漢高本紀深壍而守不能冒冒亦音墨並訓化去城半日為句一本作去交趾半日程中其要害中竹仲反當也在我為要在彼為害故謂之要害

正誤

樹芀木為柵今按芀之為物以樹字推之必非葦華通鑑胡三省注一書從艸從力讀與棘同羊矢棗也此說亦非通鑑下文有云塹外植竹胡註引桂海虞衡志芀竹刺竹也黃齊守新州無城以此竹植之蒸豚不能徑傳聞交趾外城亦是此竹正王式所植者然則芀木為柵非塹外所植之芀竹矣永樂中余弟尚書洽久在交趾考訪得安南志唐田早為安南都護作木柵歲率民錢不時完王式至樹芀木柵為沒濠周植刺竹城不敢犯偽

越外紀所載亦同字皆作芀今交趾有芀木葉似青楊本生而直本理堅韌如中國櫟木民間採此木楨布外面甚耐久土人書作芀正如土產黃心木本只芀字土人書作芀了字書作芀之類多有妄加艸頭竹頭者判竹如湖南猫竹而節密刺尖射外快如錐民造宅栽之雖犬不能入竊意此木此竹皆最堅勁有力而得名士人因芀竹例書作芀而通鑑本唐書轉寫作芀誤從刀也深塹其外今按當以深塹其外爲句通鑑全文云深塹其外泄城中水塹外植竹冠不能冒不當以其外屬下句

質實　一統志云

安南古南交之地秦屬象郡漢初爲南越所有武帝平南越置交趾九真日南三郡東置交趾刺史治羸陵東漢郡屬交州吳增置九德武平新昌三郡宋又增置宋平郡而徙交州治龍編梁陳於交州置都督府隋初郡廢改都督府爲總管府唐初仍曰交州調露初改安南都護府至德初改鎮南都護府大歷間

後曰安南五代設時土豪曲承美專有其地後為劉
隱所并後楊延藝紹洪相繼為交趾節度使既而管
內大亂推丁部為州帥其子璉繼立宋平嶺表璉內
附封交趾郡王弟璿嗣立為其將黎桓所篡其後李
公蘊篡黎氏陳日煚篡李氏然皆臣服中國封交趾
郡王元憲宗時遣將破其國後歸附封為安南國王
至國朝洪武初陳日煃率先歸附仍賜安南國王印
傳至日焜其臣黎季犛篡立永樂間遣將率兵分道
並進俘獲季犛父子詔求陳氏後立之無所得因郡
縣其地置府十七州五領各州縣又建交趾布政司
提刑按察司及都指揮使司於交州府洪熙初冦孽
黎利攻刼諸郡邑朝廷復命將討之宣德初黎利勢
屈始奉表乞立陳氏後曰暠者主其國詔封為安南
王後利篡暠而自立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使來貢
謝罪請命因而與之至今朝貢不
絕　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

以劉瑑同平章事

瑑與崔慎由議政於上前慎由曰惟當甄別品流上酬萬一瑑曰昔王處甫祖尚浮華妄分流品致中原邱墟今當循名責實使百官各稱其職而遽以品流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無以對

集覽 瑑柱究反甄別品流甄之人稽延二反並訓察也別鑒別也流品注見玄宗開元十七年流外

質實 劉瑑汴州人仁軌五世孫萬一注見高祖武德九年王夷甫王衍夷字注見玄宗天寶十五載中原猶言中華也注見肅宗至德元年中原板蕩

二月崔慎由罷

上欲御樓肆赦令狐綯曰御樓所費甚廣事須有名且赦不可數上不悅曰遣朕於何得名慎由曰陛下

未建儲宮四海屬望若舉此禮雖郊祀亦可況於御樓時上餌方士藥已覺躁渴疑忌方深聞之俛首不復言旬日愼由罷相范氏曰三代之時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壯而强勉焉老而教訓焉脩身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己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說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于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爲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爲諱忌豈不蔽甚矣哉

集覽 食其力 力謂祿力也記曲禮篇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注宰邑上也食力謂民之賦稅 執左道以亂政者殺 記王制篇執左道以亂政殺注左道若巫蠱及俗禁也 不死之說 楚辭天問篇何所不死文公集注不死之人則山海經淮南子屢言之矣固未可信然俗傳海外瓊州

山中有楊宋卿者年百九十五歲有九世祖不食不死不知其年歲子孫藏之雞窠之中此或有之不足怪也今因錄正誤不死之說今按范氏力辯無此理入以廣異聞集覽反引他說以資異議良可怪也

夏四月嶺南軍亂詔以李承勛為節度使討平之

初上命李燧鎮嶺南已命中使賜之節給事中蕭倣封還制書上方奏樂不暇別召中使使優人追之節及燧門而返改授

質實嶺南道名註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中使註見玄宗開承勛討亂平之

元十五年蕭倣蘭陵人悟之子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五月劉瑑卒

琢病篤猶手疏論事上甚惜之

湖南軍亂逐觀察使韓琮㴱實 湖南觀察使注見宋文帝元嘉十六年○

六月江西軍亂逐觀察使鄭憲㴱實 江西觀察使注見梁孝元帝承聖元年

蠻寇安南

初安南都護李琢為政貪暴彊市蠻中馬牛羣蠻怨怒導南詔侵盜邊境自是安南始有蠻患㴱實 南詔南虜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秋七月宣州軍亂逐觀察使鄭薫

右補闕張滑上疏曰藩府代移之際皆奏倉庫羨餘以為課績朝廷因而甄奬夫藩府財賦所出有常茍非賦斂過差及停廢將士减削衣糧則羨餘何從而致比來南方諸鎮數有不寧皆此故也一朝有變所蓄之財悉遭剽掠又發兵致討費用百倍然則朝廷竟有何利乞自今藩府長史不增賦斂不減糧賜獨節遊宴省浮費能致羨餘者然後賞之上嘉納之

質實　宣州注見漢明帝永平十三年丹陽

河南北淮南大水

徐泗水深五丈漂没數萬家胡氏曰禍福各以類至故三川震而知周將亡岷山崩江水竭而漢將亡龎勛亂徐土芝巢起山東唐自是亡則河南北淮南大水而徐泗為甚天之示戒明矣夫天理高明悠久非如人喜怒報施之促狹也禍在十年之後一世之外則目前之異誠非淺丈夫所經意於是置而不恤至

於國家敗壞則亦無如之何矣　集覽　龎勛亂徐上事在懿宗咸通十年　質實　徐泗二州名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三川渭河洛伊三水注見周安王十五年及漢高后三年岷山注見德宗興元元年芝巢起山東事在僖宗乾符二年

書法　盜賊之陰兆矣自是龎勛亂徐上芝巢起山東而唐遂以亡變不虛生信哉

發明　天下中之治當時謂之小太宗此歷朝之所未有者柳不知宣宗特區區小數以察為明此小人之所喜而君子之所不取者況其大節既虧小何足數故凡逆氣乘之禍亂溢出故是年四月書嶺南軍亂五月書湖南軍亂六月書江西軍亂七月書宣州軍亂而又河南北淮南大水送書于冊用見天人之變交應於時至明年遂疽發於背而東首環泣矣未幾大盜四起唐遂以亡然則餘

慶餘殃之報夫豈潛差而
或者倘以賢君目之過矣

冬十月以于延陵為建州刺史

延陵入辭上曰建州去京師幾何對曰八千里上曰卿到彼為政善惡朕皆知之勿謂其遠此階前則萬里也卿知之乎令狐綯擬李遠杭州刺史上曰吾聞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碁安能理人綯曰詩人託此為高興耳未必實然上曰且令往試觀之詔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師面察其能否然後除之令狐綯嘗徙其故人為隣州刺史便道之官上以問綯對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為百姓害故欲一一訪問知其優劣以行黜陟而詔命既行直廢格不用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臨朝接對群臣如賓客雖左右近習未嘗見其有惰容每宰相奏事旁無一人立者威嚴不可仰視奏

事畢忽怡然曰可以閒語矣因問閭閻細事或談宮中遊宴無所不至一刻許復整容曰卿輩善為之朕常恐卿輩負朕後日不復得再相見乃起入宮令狐綯謂人曰吾十年秉政最承恩遇每延英奏事未嘗不汗沾衣也范氏曰古者臣進戒於君君申敕其臣上下交修所以勤於德也宣宗視輔相之臣體貌甚恭而心實防之如遇胥史惟恐其敗也拘之以利祿憚之以威嚴故所用多流俗之人而賢者不能有所施設白敏中令狐綯之徒崇極將相恃寵保位二十餘年其相如此則其君之功烈亦可知也

集覽 廢格不用注見德宗貞元三年廢格詔書

質實 建州注見晉武帝泰始五年建安杭州注見憲宗元和二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閭閻注見昭宗天復二年延英殿名注見德宗貞元三年

山南東道節度使徐商討湖南亂軍平之

商以封疆險闊素多盜賊選精兵數百人别置營訓練號捕盜將及湖南逐帥詔商討平之質實山南東道節度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陽

以崔鉉為宣歙觀察使討亂軍平之質實宣歙觀察使注見德宗建中元年

○以韋宙為江西觀察使討亂軍平之質實江州注見晉明帝太寧二年洪州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豫章宙過襄州徐商遣都將韓季友帥捕盜從行至江州自間道一夕至洪州討平之

十二月以蔣伸同平章事

伸從容言於上曰近日官頗易得人思徼倖上驚曰如此則亂矣對曰亂則未亂但徼倖者多亂亦非難

上稱歎再三曰異日不復得

卿對卿矣仲不諭尋拜相

己卯十三年夏四月以廣德公主適校書郎于琮

初上欲以琮尚永福公主既而中寢宰相請其故上曰朕近與此女子食對朕輒折匕箸性情如是豈可為士大夫妻乃更命琮尚廣德公主

質實一統志云永福本漢始安縣地唐初析置永福縣因鄉為名屬桂州五代宋金元俱因之至本朝正統間省理定縣入焉改屬桂州府公主注見晉安帝隆安五年

廣德縣名注見晉

成帝咸和二年

武寧軍亂詔以田牟為節度使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恤士卒士卒譟而逐之上以田牟嘗鎮徐州有能名復以為帥一方遂安

質

實武宗軍注見泰始皇二十八年彭城

秋八月帝崩鄆王漼即位

初上長子鄆王温無寵愛第三子夔王滋欲以為嗣為其非次故久不建東宮上餌李玄伯等藥疽發於背宰相不得見上密以夔王屬王歸長等三人使立之獨左軍中尉王宗實素不同心三人相與謀出宗實為淮南監軍宗實已受敕將出左軍副使丌元實謂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何不一見聖人而出乎宗實感悟復入至寢殿上已崩東首環泣矣宗實叱歸長等責以矯詔皆捧足乞命乃迎鄆王立為太子權句當軍國政事更名漼取歸長等殺之太子即位是為懿宗范氏曰古者受遺託孤必求天下之忠賢齊桓公定嗣於易牙故其國大亂唐自文宗以後立不以正矣然非人主使之也宣宗不能早立太子而以

非次屬諸宦者盍以宰相為外臣宦者為腹心溺於所習而不自知其非也安在其為明哉胡氏曰立嗣天下至重事也必賢必長必嫡必豫必公然後禍亂不作宣宗反之其亂宜矣王宗實非能以正義奉長君蓋素不為上所厚事勢所激乃似義舉耳使王歸長等意屬鄆王安知宗實不以夔王有愛而立之邪不可不辯也○宣宗性明察沈斷用法無私從諫如流重惜官賞恭謹節儉惠愛民物故大中之政訖於唐亡人思詠之謂之小太宗范氏曰宣宗之治以察為明雖聽納規諫而性實猜刻雖吝惜爵賞而人多僥倖外則藩方數逐其帥守而不能治內則宦者握兵柄制國命自如也然百吏奉法政治不擾海內安晴幾十五年繼以懿僖不君唐室壞亂是以人思大中之政為不可及書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若宣宗者豈不足為賢君哉

集覽 丌姓也元和姓纂丌音巨基反淮取偎反

質實 鄆州

名注見肅宗寶應元年夔州名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九年巳東齊桓公定嗣於易牙左傳僖十一年齊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竪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許之立無詭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桓公卒易牙入與竪刁因内寵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五公子各樹黨爭立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棺者六七十日葢桓公十月乙亥卒至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辛巳夜始歛殯也註雍巫即易牙古之知味者

書法 賀善贊曰宣宗屬精求治樂聞正言用人惟巳往往往有可述者然嫡母以曖昧而不令終國本以貪吝而不蚤建綱目毎深病之○於是立為太子然後即位不書書鄆王何罪宣宗也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也宣宗以位為樂諱言嗣續至以是罷宰相裴休崔慎由既不可諱倉猝命立乃

任少子遂使宦官得以外託義舉竊爲己權綱目書曰鄆王漼即位譏不豫也後書晉王儼即位義同

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李玄伯等伏誅

書法 書譏也宣宗親見憲武之誤親行歸真之誅於是又蹈誤於玄伯書曰李玄伯伏誅所以垂戒萬世也綱目抑左道凡方士必以伏誅書終綱目方士以名見書者十有四徐市新垣平少翁欒大公孫卿潘誕盧迎逸多鄭普思葉靜能張果周息元柳泌趙歸真李玄伯而罪者一鄭普思誅者七新垣平少翁欒大潘誕柳泌趙歸真李玄伯人主之求長生者可以鑒矣

發明 有生必有死雖聖人不能易也若使長生可求則聖人已先求之矣唐人酷信方士之說

而禍敗相踵向使不妄服食未必遽殞其生将以延之適以趣之而乃覆車相尋怙不知悟豈不深可惜哉綱目於趙歸真李玄伯等伏誅皆書于册不以其微而不録其亦深嘆唐人也夫其亦深戒後人也夫○三代之時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常職以食其力有常行以勤其生幼而彊勉焉老而教訓焉脩已以俟死而已天下無異道未有衆人皆死而欲一已獨不死者也執左道以亂政者殺故無迂怪之士由秦漢以來乃有神仙服食不死之説故人心多惑聖道不明此其一端也而人主尤甘心焉以唐考之自太宗至於武宗餌藥以敗者六七君亦可以為戒矣而宣宗又敗以藥至以儲嗣為諱惡豈不蔽甚矣哉

○冬十一月蕭鄴罷十二月以杜審權同平章事賓

杜審權京兆杜陵人如晦之後

○令狐綯罷以白敏中同平章事

綯執政歲久忌勝己者中外側目其子滈頗招權受賄宣宗崩言事者競攻其短至是罷復以敏中為相

集覽 滈下老反

南詔僭號寇陷播州

初韋皋開清溪道以通群蠻使入貢又選郡蠻子弟聚之成都教以書數以羈縻之既而軍府厭於稟給又蠻使入貢利於賜與所從傔人浸多杜悰奏減其數南詔豐祐怒入貢不時頗擾邊境豐祐卒子酋龍立朝廷以名近玄宗諱遂不行册禮酋龍乃自稱皇帝改國號大禮遣兵陷播州

集覽 所從傔人注見德宗貞元十三年傔從

質實 清溪關名注見德宗貞元四年羈縻注見漢昭帝元鳳元年大

禮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

牂州注見漢武帝元光五年牂牱

書法 蠻夷稱皇帝有之矣不書僭號豫劉聰書稱皇帝此其書僭號何南詔世受唐冊則唐臣也故從唐臣例書僭號所以治夷狄也綱目書僭號七詳玄宗天寶十五載

庚辰 懿宗皇帝咸通元年春正月浙東賊裘甫作亂

初裘甫攻陷象山官軍屢敗觀察使鄭祗德遣兵討之大敗甫遂陷剡縣開府庫募壯士衆至數千人時二浙久安人不習戰甲兵朽鈍見卒不滿三百祗德更募新卒遣以擊賊又大敗於是諸道雲集衆至三萬小帥有謀畧者推劉暀勇力推劉慶劉從簡鑄印改元自稱天下都知兵馬使聲振中原

集覽 象山縣名在浙東屬慶元府山在府東百六十里東南北皆濱海惟西南有陸路接台州寧海縣界案慶

元古明州也剡縣在浙東屬紹興府有剡溪在嵊縣南百五十步晉戴逵居此因名戴溪案紹興古會稽也剡音時冉反嵊注

質實 一統志云象山本漢鄞縣地羽兩于況二反名晉為寧海縣地屬臨海郡唐神龍初於寧海縣界海曲中象山東置象山縣屬台州廣德初屬明州宋元仍舊至本朝因之改屬寧波府剡縣本漢剡城縣屬會稽郡唐初置嵊州并析置剡城縣後州廢仍為剡縣屬越州宋改為嵊縣取四山為嵊之義元仍舊至本朝因之改屬紹興府二浙注見穆宗長慶四年

發明 嗚呼唐室自此亡矣裘甫作亂自往年萌孽至是始書於冊甫雖破滅而龐勛芝巢之徒接踵而起唐遂不支儻以懿僖昏淫相繼為亡唐之主則裘甫之亂實起於大中末年是時懿僖失德未形禍已若此然則逆亂所鍾妖孽乘之尚復何說之有哉識者自可察之

葬貞陵質實一統志云貞陵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七十里仲山內○三月以王式為浙東觀察使發諸道兵討裘甫破之

鄭祗德求救於鄰道浙西宣歙遣兵赴之祗德饋之比度支多十三倍而將士猶以為不足宣潤將士請土軍為導諸將或稱病不行或先邀職級竟不果遣城中各謀逃潰朝廷議選將代之夏侯孜曰浙東山海幽阻可以計取難以力攻西班中無可語者王式雖儒家子前在安南有功可任也乃以為浙東觀察使召入問以方畧對曰但得兵賊必可破有宦官侍側曰發兵所費甚大式曰兵多賊速破其費省矣若兵少不能勝延引歲月賊勢益張江淮不通則上自九廟下及十軍皆無以供給其費豈可勝計哉上顧宦官曰當與之兵乃詔發諸道兵授之裘甫分兵掠衢婺明台所過俘其少壯及王式除書下浙東人心

稍安甫方與其徒飲酒聞之不樂劉暀曰宜急引兵取越州憑城郭據府庫遣兵過大江掠揚州還修石頭城而守之宣歙江西必有響應者遣劉從簡以萬人循海而南襲取福建如此國家貢賦之地盡入於我矣進士王輅曰劉副使謀乃孫權所為未易成也不如擁衆據險自守陸耕海漁急則逃入海島此萬全策也甫猶豫未決式軍所過若無人至西陵甫遣使請降式曰是必欲窺吾所為且欲使吾驕怠耳乃謂使者曰甫面縛以來當免而死式入越州送鄭祗德樂飲而歸始修軍令於是告饋餉不足者息矣稱疾臥家者起矣先求遺職者黜矣賊別帥洪師簡許會能帥所部降式曰汝降是也當立效以自異使帥其徒為前鋒與賊戰有功乃奏以官先是賊諜入越州軍吏匿而飲食之及是或詐引賊將來降實窺虛實式悉捕索斬之嚴門禁警夜周密賊始不知我所為矣式命諸縣開倉廩以賑貧乏或曰軍食方急不

可散也式曰非汝所知官軍少騎卒式曰吐蕃回鶻比配江淮者其人習險阻便鞍馬擧籍管內得數百人虜久羈旅困餒甚式既犒飲又賙其家皆泣拜讙呼願效死悉以為騎卒使騎將石宗本將之又奏得龍陂監馬二百匹於是騎兵足矣或請為烽燧以詗賊式笑而不應選懦卒使乘健馬少給之兵以為候騎衆怪之不敢問於是閱諸營見卒及土團子弟得四千人使導諸軍分路討賊令之曰毋爭險易毋焚廬舍毋殺平民以增首級脅從者募降之得賊金帛官無所問自是諸軍與賊十九戰賊連敗劉䀢謂表甫曰鄙從吾謀寧有此困邪狀王輅等斬之式曰賊窘且饑必逃入海命羅鋭軍海口以拒之賊皆棄船走山谷帥其徒屯南陳館下衆尚萬餘人

質實 衢婺明台四州名一統志云衢本春秋越西鄙姑蔑之地秦立太末縣屬會稽郡東漢分立新安縣仍屬會稽三國吳以二縣屬東陽郡隋廢太末入金華屬

婺州唐始析婺州信安縣置衢州天寶中改信安郡乾元初復為衢州宋屬兩浙東路元改為衢州路至本朝初改龍游縣尋改為衢州府隸浙江道婺注見晉哀帝興寧三年東陽明注見僖宗乾符四年台注見晉武帝太元二年臨海越州注見漢和帝永元元年會稽揚州注見漢武帝元朔五年淮南石頭城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七年福兆道名注見德宗貞元七年孫權三國吳大帝也海島注見晉成帝咸康四年西陵地名注見齊明帝永明六年烽燧注見齊高帝建元四年

夏五月禁州縣稅外科率

左拾遺薛調言兵興以來賦斂無度所在群盜半是逃戶固須剪滅亦可閔傷望敕州縣稅外無得科率從之

發明 自德宗好聚斂於是進奉羨餘之獘接踵而興後嗣繼之日增月益掊斂推剝民不聊生其極至於盜賊蜂起國遂以亡綱目至是始書禁税外科率則前此漁獵之害出於常賦之外者從可知矣事有因襲而見貶者此類是也

六月王式擒裘甫送京師斬之 考異據上書賊書討此當書誅誤作斬

浙東兵大破裘甫於南陳館斬首數千級賊委棄繒帛盈路昭義將跌跌戣令士卒敢顧者斬賊復入剡式曰賊來就擒耳命趣諸軍圍之賊城守甚堅三日凡八十三戰賊請降又曰賊欲少休耳益謹備之賊果復出又三戰甫等從百餘人出降離城數十步官軍疾趨斷其後遂擒之式斬眭等械甫送京師斬之諸將還越式大置酒諸將請曰某等生長軍中久更行陳今幸得從公破賊然私有所不諭者敢問公之

始至軍食方急而遽散之何也式曰此易知耳賊聚穀以誘飢人吾給之食則彼不為盜矣且諸縣無守兵賊至則倉穀適足資之耳不置烽燧何也式曰烽燧所以趣救兵也今兵盡行無以繼之徒驚士民使自潰亂耳使懦卒為候騎而少給兵何也式曰彼勇卒操利兵遇敵且不量力而鬬鬬死則賊至不知矣皆拜曰非所及也先是上每以越盜為憂夏侯孜曰王式才有餘不日告捷矣與式書曰公專以執裘甫為事軍須細大此期悉力故式所奏無不從由是能成其功

集覽 䟦跌䟦跌溪結反跌徒結反䟦渠𨒪反䟦跌虜複姓䟦名也本鐵勒諸部之號初號阿跌亦曰阿跌後訛轉為䟦跌跌耳自貞觀中內屬

質實 昭義軍名注見周赧王五十三年上黨

秋九月以白敏中為司徒中書令○冬十月追復李德

裕官爵贈左僕射

右拾遺劉鄴上言李德裕父子為相有聲迹功效竄逐以來血屬將盡生涯已空宜賜哀憫贈以一官從之

發明

德裕輔相武宗有振起威令之功固非他相比也然竄逐海表以沒其身至是追復官爵加以褒贈是亦公論之不容泯者書以予之宜矣

夏侯孜罷以畢諴同平章事

辛巳 二年春正月白敏中罷以杜悰同平章事

一日兩樞密使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悰出斜封文書以授悰發之乃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王監國奏也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悰曰此非臣下所宜窺復封以授公慶曰主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面示聖旨明行誅譴公慶去悰謂兩樞密曰内外之臣事猶一體今主上新踐祚未熟萬機資以仁愛為先豈得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以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既而事寢是時士大夫深疾宦官事有小相涉則衆共棄之建州進士葉京嘗預宣武軍宴識監軍之面既而及第遇之於塗馬上相揖因之謗議諠然遂沈廢終身其不相悅如此

質實 斜封注見玄宗開元八年葉京建安人宣武軍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

秋七月南蠻攻陷邕州

先是廣桂容三道共發兵三千人戍邕三年一代經略使段文楚請以三道衣糧自募土軍朝廷許之所

募繞得五百人文楚入為金吾將軍經畧使李蒙利其開額衣食以自入悉罷遣三道戍卒止以所募兵戍守左右江比舊什減七八故蠻人乘虛入寇遂陷邕州

質實 廣桂容三州名廣注見秦始皇三十三年南海桂注同上年桂林容注見代宗大歷六年邕州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

九月以孟穆為南詔弔祭使

杜悰上言南詔彊盛西川兵食單寡未可輕與之絕且應遣使弔祭諭以新王名犯廟諱故未行冊命待其更名謝恩然後遣使庶全大體上從之會南詔寇巂州遂不行

質實 巂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越巂

書法 不果行矣何以書嘉杜悰也杜悰此請可謂善謀國矣故特書之使前宰能知出此尚有

借號冠邊之患哉

壬午三年春正月羣臣上尊號○蔣伸罷○二月南詔復寇安南以蔡襲為經畧使發兵禦之

南詔復寇安南經畧使王寬數來告急朝廷以蔡襲代之仍發許滑徐汴荆襄潭鄂等道兵合三萬人以授襲兵勢既盛蠻遂引去

質實 許滑徐汴荆襄潭鄂八州名許注見漢後主建興十年許昌滑注見隋恭帝皇泰二年徐注見秦始皇二十八年彭城汴注見周顯王二十九年大梁荆注見漢獻帝建安十二年襄注同上年襄陽潭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長沙鄂注見漢後主建興七年武昌

夏四月置戒壇度僧尼

上奉佛太過怠於政事於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夾又數幸諸寺施與無度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帝王所宜慕也願陛下時開延英接對四輔力求人瘼虔奉宗祧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能從

集覽唱經唱謳吟聲杜甫大雲寺詩梵放時出寺注梵放蓋佛事至梵音必唱和演揚故聲聞于寺外梵夾大藏經云唐貞觀三年玄奘法師往五印度取經十九年回京師得梵夾六百五十七部始居洪福寺翻譯後乃造傳浮圖以藏梵本梵音扶泛反許慎云字出釋書未詳義意韻會注梵西域種號出浮圖書此云清淨正言寂靜玄祖之道老子之道教也唐高宗尊老子為聖祖太上玄元皇帝又注見晉成帝咸康三年老莊素王之風孔聖之風化也殷本紀伊尹從湯言素王之事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春秋序

仲尼修春秋立素王注王于况反孔子家語齊太史子餘歎美孔子言天其素王之乎注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四輔注見

漢平帝元始五年

五月分嶺南東西二道以韋宙蔡京為節度使

左庶子蔡京性貪虐多許時相以為有吏才奏遣制置嶺南事嶺南舊分五管廣桂邕容安南皆隷嶺南蔡京奏請分為兩道以廣州為東道邕州為西道使韋宙及京分領之蔡襲將諸道軍在安南蔡京忌之恐其立功奏稱南蠻遠遁邊徼無虞請罷戍兵從之襲累奏羣蠻伺隙不可無備乞留兵五千不聽襲作十必死狀申中書時相信蔡京之言終不之省集覽多許許與也猶言與人多可邊徼注見漢武帝元鼎五年亭徼正誤蔡京性貪虐多許今按本作多詐無煩費辭觀其恐蔡襲立功妄奏南蠻遠遁

邊徼無虞又詐為敕書及攻討使
印募人攻邕州即多詐之實也

秋七月徐州軍亂逐節度使温璋詔以王式代之

初王智興既得徐州募勇悍之士三千人以自衛其後節度使多儒臣其兵浸驕小不如意一夫大呼其衆和之節度使即自後門逃去田牟至與之雜坐飲酒犒賜之費日以萬計猶時喧譁邀求不已牟薨璋代之驕兵素聞璋性嚴憚之璋開懷慰撫而驕兵終猜忌竟聚譟而逐之忠武義成兩軍從王式討裘甫者猶在浙東詔式帥以赴徐州驕兵益懼式至視事三日饗兩鎮將士遣還既而擐甲執兵命圍驕兵盡殺之數千人皆死敕改武寧為徐州團練使隸兖海以濠州歸淮南更置宿泗觀察使留二千人守徐州餘皆分隷兖宿委式分配將士赴諸道訖然後將兩道兵至汴滑遣歸本道身詣京師

質實 兖海

二州名兖注見漢獻帝興平二年海注見秦二世二年郝濠州注見宋孝武大明五年北徐宿泗二州名宿注見穆宗長慶三年泗注見昭宗景福二年

以夏侯孜同平章事○蔡京伏誅

京為政苛慘設炮烙之刑闔境怨之為軍士所逐貶崖州司户不肯之官還至零陵敕賜自盡質實炮烙之刑注見漢成帝永始二年崖州注見漢武帝元鼎六年珠崖零陵郡名注見晉武帝太康元年

冬十一月南詔寇安南

南詔率羣蠻寇安南蔡襲告急敕發荆湖兵二千桂管兵三千赴之未至南詔已圍交趾襲嬰城固守救兵不得至質實桂管注見代宗大歷元年交趾郡名注見宣宗大中十二年安南

癸未 **四年春正月南詔陷交阯經畧使蔡襲死之**

交阯城陷蔡襲左右皆盡徒步力戰身集十矢欲趣監軍船船已離岸遂溺海死判南將士四百餘人走至城東水際虞候元惟德等謂衆曰吾輩無船入水則死不若還與蠻鬬人以一身易二蠻亦為有利遂還向城縱兵殺蠻二千餘人而死南詔兩陷交阯所殺虜且十五萬人留兵二萬使其將楊思縉據交阯城溪洞夷獠皆降之詔諸道兵悉召還保嶺南上遊宴無節左拾遺劉蛻上疏曰今西凉築城南蠻侵軼陛下不形憂閔何以責其死力弗聽

質實 侵軼注見晉穆帝永和二年

書法 於是城陷力戰身集十矢趍監軍船不及遂溺海死非死志也則何以書死之自蔡京請罷戍兵襲作十必死之書以告宰相襲固知有必死之理矣寇至弗去守禦三月力屈不降謂非死

人雖重廟祭陵寢所在拜示為非禮傳過墓思哀乃情也故天下俗雖殊至于墓則四海同夫尹起莘之於理未確

節可予綱目書蔡京伏誅於先書蔡襲死之於後所以重嘉襲也自是歷僖昭訖唐亡天下之亂極矣書死之者蔡襲一人而已安得不深予之

二月朔上歷拜十六陵考異上當作帝質實十六陵謂高祖獻陵太宗昭陵高宗乾陵中宗定陵睿宗橋陵玄宗泰陵肅宗建陵代宗元陵德宗崇陵順宗豐陵憲宗景陵穆宗光陵敬宗莊陵文宗章陵武宗端陵宣宗貞陵

發明宗廟之祭國典具存而徧拜諸陵此何禮也懿宗庸鄙若此禮官亦無有能正之者直筆書之其失自見凡祭祀常事合禮則不書

○三月歸義軍奏克復涼州質實涼州注見漢光武建武十年武威

夏四月畢諴罷為兵部尚書諴以同列多徇私不法稱疾辭位

以康承訓為嶺南西道節度使○五月以楊收同平章事取與中尉楊玄价叙宗相結故得為相

杜審權罷○六月杜悰罷以曹確同平章事曹確河南人○秋七月朔日食○以宋戎為安南都護

時諸道兵援安南者屯聚嶺南餽運勞費潤州人陳磻石上言請造千斛大舟自福建運米從海一月至

廣州從之軍食以足然有司以和雇為名奪商人舟入海或遇風濤沒溺有司因繫綱吏舟人使償其米人頗苦之 質實 潤州注見晉成帝咸和三年京口

八月以吳德應為館驛使

臺諫上言故事御史巡驛不應忽以內臣代之上諭以敕命已行不可復改左拾遺劉蛻上言自古明君所尚者從諫如流豈有已行而不改且敕自陛下出之自陛下改之何為不可弗聽

書法 以宦官為館驛使元和嘗書之矣常事也此其書何自武宗以來閹豎少戢當時至有楊劉怯懦隨敗舊風之語大中之世尤痛抑之懿宗昏懦復任宦者書曰以吳德應為館驛使所以深病帝也

冬十月以令狐滈為詹事司直

初以令狐滈為左拾遺拾遺劉蛻上言滈專家無子弟之法布衣行公相之權起居郎張雲言滈父綯用李琢為安南致南蠻至今為梗由滈納賄陷父於惡綯執政時人號滈白衣宰相滈亦引避故有是命

集覽 專家無子弟之法專父兄之權虧尊卑之禮也左傳閔二年晉李克曰專命則不孝 質實 詹事東宮官名注見德宗興元三年令狐滈華原人

甲申 五年春正月貶張雲興元少尹劉蛻華陰令考異雲字蛻字下並漏為字 質實 興元府名注見周赧王四年漢中華陰縣名注見周赧王三十七年臨晉

令狐綯為其子滈訟冤故貶之

三月彗星出

彗出於婁長三尺司天監奏按星經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請宣示中外於是編諸史策從之

集覽彗出於婁長三尺胡氏管見曰彗即孛也孛言其氣彗論其象氣侵孛孛如彗掃然天變之大者也其光芒長大者其禍緩短而急者其禍促此云長三尺言其短也禍促必矣天官書曰婁為聚衆正義曰婁三星魯之分野亦曰聚衆占動摇則衆兵聚金火守之兵起也是名含譽瑞星也上大喜胡氏管見曰春秋書星孛三各有其應以明天變之不可忽也據歷古占家之言皆曰除舊布新無他說焉未有以為瑞星者今杪狀曹確為相曾無格君驚懼之戒反聽司天謟奏其孔子之所謂無忌憚而不畏天命者與

書法於是星長三尺太史奏稱瑞星此其書彗何抑謏佞也故直筆書之

發明是時寇盜縱横人民愁苦彗星之出天戒昭昭而反以為瑞宣示中外其誣天罔人若此綱目書之亦所以見當時不知警懼之意也雖欲不亡何可得哉

夏四月以蕭寘同平章事○南詔寇邕州官軍敗没加康承訓檢校右僕射

承訓至邕州不設斥候南詔帥六萬將入境承訓遣六道兵凡萬人拒之敵至不設備五道八千人皆没惟天平軍後至得免承訓不知所為副使李行素帥衆治壕柵甫畢蠻軍已合圍四日攻具將就諸將請夜分道斫蠻營承訓不許有天平小校再三力爭乃許之將勇士三百夜縋而出散燒蠻營斬五百餘級蠻大驚解圍去承訓騰奏告捷中外皆賀加承訓檢校右僕射子弟親昵皆奏功受賞燒營小校不遷一

級由是軍中怨怒聲流道路 集覽 夜縋而出縋馳偽反左傳僖三十年鄭伯使燭之武夜縋而出注至夜以繩懸城而下也 質實 斥候注見漢武帝元封元年天平軍注見漢獻帝興平元年東平

書法 屬辭比事而賞罰之無章可見矣

五月發徐州兵三千人戍邕州○秋七月以康承訓為將軍分司高駢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韋宙具知承訓所為以書白宰相乃罷承訓而以張茵代之茵不敢進夏侯孜薦驍衛將軍高駢代之駢頗讀書好談今古兩軍宦官多譽之 質實 嶺南西道節度注見憲宗元和十五年邕州高駢幽州人崇文之孫

冬十月夏侯孜罷以路巖同平章事貿實路巖魏州冠氏人

乙酉六年春正月始以懿安皇后配饗憲宗

時王皞復為禮官伸前議朝廷從之

書法　書始何譏也郭太后之失所久矣於是乎始得配饗則宣宗之罪也

發明　懿安之事舉朝無一敢言者獨王皞正色爭之至是復伸前議僅得袝祀故綱目特書其始以志之亦所以著弑逆者之罪也

以杜宣猷為宣歙觀察使

宦官多閩人宣猷為福建觀察使每寒食遣吏分祭其先壟宦官德之故有是命時人謂之敕使墓户

質實閬州名注見漢武帝建元三年寒食注見代宗大歷五年

三月蕭寘卒○夏四月以高璩同平章事○六月高璩卒以徐商同平章事○冬十月太皇太后鄭氏崩

丙戌七年春三月以劉潼為西川節度使

初南詔遣清平官董成等詣成都節度使李福盛儀衛以見之故事南詔使見節度使拜伏於庭成等曰驃信已應天順人我見節度使當抗禮傳言往返自旦至日中不決將士皆憤怒福捽縶之劉潼至鎮釋之奏遣還國召至京師厚賜而遣之

集覽驃信已應天順人驃昆召反南蠻傳曰驃信夷語君也已應天順人者謂我君已即帝位矣酋龍先於宣宗時僭稱皇帝今故云然易革卦湯武革命順乎天

而應乎人伊川傳曰易世謂之革命湯武之王上順天命下應人心質實西川節度注見晉武帝泰始八年

益州

成德節度使王紹懿卒質實成德節度注見漢光武建武九年常山

紹懿在鎮十年為政寛簡軍民便之疾病召兄子景崇告之曰吾兄以汝之幼以軍政授我今汝長矣我復以歸汝努力為之上忠朝廷下和鄰藩勿墜吾兄之業言竟而薨

夏五月葬孝明皇后

葬於景陵之側祔于別廟質實景陵憲宗之墓注見元和十五年

六月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卒

軍中立其子
全暉為留後

高駢大破南詔蠻復取交趾

初高駢治兵於海門未進監軍李維周惡駢欲去之屢趣駢使進軍駢以五千人先濟約維周發兵應援駢既行維周擁餘衆不發駢至南定峯州蠻衆近五萬穫田駢掩擊大破之取其所穫以食軍進擊南詔屢破之捷奏至海門維周皆匿之奏駢玩軍不進上怒欲貶駢以王晏權代之是月駢復大破南詔殺獲甚衆遂圍交趾城十餘日蠻困蹙甚城且下會得王晏權牒即以軍事授監軍韋仲宰與麾下百餘人北歸先是駢遣小校曾袞入告交趾之捷至海中望見旌旗東來云新經畧使與監軍也袞意維周必奪其表乃匿於島間維周過即馳詣京師上得奏大喜加駢檢校工部尚書復鎮安南駢至海門而還晏權闇

憍維周亾貪諸將不為之用遂解重圍蠻遁去者大半駢至復督勵將士攻破克之斬首三萬餘級南蠻帥衆歸附者萬七千人

質實 南定峯州未詳沿革南詔南夷國名注見玄宗開元二十六年麾下注見漢獻帝建安十四年京師注見周顯王二十五年

冬十月楊收罷

楊玄价兄弟受方鎮之賂屢有請託收不能盡從玄价怒出之

吐蕃拓跋懷光斬論恐熱傳首京師

吐蕃自是衰絶乞離胡君臣不知所終

集覽 乞離胡吐蕃君長名

以高駢為静海軍節度使

自李涿侵擾羣蠻為安南患殆將十年至是始平乃置靜海軍於安南以駢為節度使范氏曰戎狄自古迭為中國患由秦以來未有得志於南蠻者也蓋以瘴毒險阻不得天時地利所恃者人和而已而民從征役皆知必死如往棄市則是三者皆亡矣明皇之末南詔盛強至于憲宗陷安南圍成都中國首尾疲於奔命其後龐勛之亂起於桂林之戍黄巢之冦本於徐方之餘唐室之衰宦者蠹其內南詔擾其外財竭民困海內大亂而因以亡矣蠻夷非能亾中國也而中國之亡蠻夷常為之資是以聖主不重外而輕內不勤遠而忘邇恐征伐不息變生於內而揺其本也

集覽 徐方之餘本是徐戎之緒餘也春秋魯僖伯禽宅曲阜始就國時淮夷久叛又脇徐戎並起冦魯書費誓篇但玆淮夷徐戎並興是也詩常武篇震驚徐方文公傳曰徐方蓋淮北徐州之夷也

十二月黠戞斯遣使入貢　質實　黠戞斯西域國名注見漢宣帝黄龍元年堅昆

丁亥八年春二月歸義節度使張義潮入朝○三月以李可及為左威衛將軍

上好音樂宴遊供奉樂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設不減十餘水陸皆備每行幸内外諸司扈從十餘萬人所費不可勝紀可及善為新聲上以為將軍曹確諫曰太宗定文武官六百餘員謂房玄齡曰朕以待天下賢士工商雜流不可處也太和中文宗欲以樂工為王府率拾遺竇洵直諫即改光州長史乞别除可及官　集覽　王府率率與帥通音所類反王府之不從　質實　率掌兵仗羽衛之政令總諸曹之事

扈從注見昭宗乾寧四年

秋七月懷州民逐刺史劉仁規竄懷州注見宋順帝昇明元年

民訴旱仁規揭榜禁之民怒相與作亂逐仁規掠其家貲久之乃定

書法上元以來書牙將逐其上矣未有役卒逐其上者也至元和之末而書役卒逐其上矣未有民逐其上者也於是而書民逐其上矣書民逐其刺史而唐之紀綱大壞矣

以于琮同平章事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卷五十下